



杭州亚运会吉祥物的 人文密码

□周惠斌

第19届亚运会将于9月23日至10月8日在中国杭州举行。本届亚运会吉祥物，一改以往多用世人熟悉的动物形象，选用了头大、腰粗、腿短的“鱼型机器人”造型，是一组名为“江南忆”的吉祥物“宸宸”“琮琬”“莲莲”，它们活泼可爱、憨态可掬，吉祥软萌，融合了举办地杭州的历史人文、自然生态和创新基因，向世界尽情展示出杭州开放、包容、自信、大气的城市品质。

吉祥物合名“江南忆”，出自白居易的词句“江南忆，最忆是杭州”，而“宸宸”“琮琬”“莲莲”的名字，则分别代表世界遗产京杭大运河、良渚古城遗址和西湖，寓意山峦起伏、湖水涟漪的杭州，不仅有秀美的湖光山色，有“融通天地，和谐万物”的人文底蕴，更有发达的互联网科技，与“用心交融，互相包容”的杭州亚运会精神完美契合，显示出当下的杭州是一座气质独特、蓬勃发展的卓越城市。

吉祥物“宸宸”的名字和造型，源于中国京杭大运河杭州段的标志性建筑拱宸桥。2014年6月22日，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，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，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。拱宸桥东西横跨大运河，是杭州古桥中最高最长的石拱桥，400年前，它是人们的通行之桥，如今又成为亚洲和世界人民的心灵之桥。“宸宸”的全身以科技蓝为主色调，头顶奔腾的钱江潮，额头上嵌以三个古桥洞，既是拱宸桥的倒影，又形似智能感

应摄像头，记录下每一个亲临杭州的宾客的美好回忆和幸福笑脸。

“琮琬”的名字和造型，源于良渚文化的代表性文物玉琮。大约4000年到5000年前，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的良渚人举行祭祀或出征仪式时，多用玉琮、玉璧、玉钺为礼器。1986年，良渚遗址的反山墓地出土了许多保存良好的玉器，在墓葬等级最高的12号墓中，一件重约6.5公斤的玉琮器，外方内圆，琮体四面直槽内，上下皆刻有神人兽面图像，每面两个，四面八个，头戴羽冠，骑跨神兽，张开双臂，环抱兽头，是目前所有出土玉琮器中最大、最重的一件，被誉为“玉琮王”，它也是浙江省博物馆十大“镇馆之宝”之一。2019年7月6日，良渚古城遗址作为世界文化遗产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“琮琬”的全身以源自大地、象征丰收的黄色为主色调，头部装饰纹样繁复，雕刻精美细致，取自良渚文化标志性符号“神人兽面”纹，在神兽饕餮的图案上又增加了“人”的形象，寓意文明的传承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。

“莲莲”的名字和造型，源于万顷澄波的西湖中无穷碧色的接天莲叶。2011年6月24日，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申遗成功，成为中国第41处世界遗产，第29处文化遗产，而且也是目前《世界遗产名录》中我国唯一一处湖泊类文化遗产。“莲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含有纯洁、高贵、祥和之意，另有连接、互联的含义。荷花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的高洁品行和君子气质，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和精神象征。“莲莲”的全身覆盖着清新淡雅的绿色，头顶“三潭印月”，饰有莲叶上的茎脉纹路，交织相连，意指“万物互联”，凸显了绿色智能的美好生活。

作为杭州亚运会的吉祥物，象征杭州三大世遗的“宸宸”“琮琬”“莲莲”，通过不同色彩、不同纹饰，联袂向世界倾情讲述“江南忆”的美丽故事。而且它们的外观造型采用鱼型机器人(又酷似宇航员)形态，科技感足，时尚感强，是智能科技的创新体现，反映出杭州是一座具有现代化、数字化、高科技的城市。它们脚上的鱼鳞状纹样，显示杭州自古以来傍水而生，人民的生活与自然、历史、文化紧密相连，息息相关。

吉祥物是一种具有文化意义的符号，是一个国家、一个城市的文化名片。杭州拥有旖旎的湖山景致、悠久的农耕文明、灿烂的文化艺术，拥有坚韧的创业精神、执著的创新追求。杭州亚运会吉祥物秉持“东方元素，当代表达”的设计原则，将艺术、历史、文化、自然与体育精神巧妙地融于一体，不仅凸显出体育与自然、人文、科技、生活的水乳交融，而且彰显了杭州深厚的人文底蕴、浓郁的本土特色和鲜明的地域文化，韵味独具，辨识度高，亲和力强。因此，从这个维度来讲，“宸宸”“琮琬”“莲莲”堪称人文亚运、生态亚运、智慧亚运和江南文化、中华文明的典范叙述。

□牛艺璇

「文化观」 古人『披衣』为哪般

“披衣”作为平日里极为寻常的动作，却在古代文人的生活和创作中，作为承载情绪和寄托思想的介质，受到文人青睐。“披衣”之举最初是作为古人消暑手段出现的，炎夏之时，古人脱下累赘的长衫，虽然可以快速降温，却也极易引起感冒。因此，在汗衫之上披件薄衣，可谓一举两得。

苏辙在《夏夜对月》中这样写他所经历的酷暑：“大火直南方，万物委炉炭。微雪吐凉月，中夜初一浣。老人气如缕，枕簟亦流汗。披衣绕中庭，星斗曄相粲。”大火、炉炭，如丝如缕的呼吸，汗水浸湿的枕簟，仅仅几个意象的罗列，便让我们对八百多年前的暑热有了认知，诗未读完便已生出汗流浹背之感。备受煎熬的苏辙，只好披上早已被汗水浸透的衣服，绕着庭院缓缓踱步，以消咄咄逼人的暑气。披衣，是苏辙对炎夏最基本的尊重。

其实，“披衣”在古时更代表了一种闲情逸趣。韦应物在《寄冯著》一诗里写道：“披衣出茅屋，盥漱临清渠。吾道亦自适，退身保玄虚。幸无职事牵，且览案上书。”韦应物少年时期就成了唐玄宗的贴身侍卫，因此当见惯、厌烦了权力场上的明争暗斗后，他似乎更容易接受家族衰落后清贫的生活。脱去锦衣华服，披着粗布麻衣而出，随意蹲在清渠之侧，哪怕衣襟拖在地上沾染泥土也无妨，如今的他已不需要面圣，也不用刻意维护世家大族虚假的气派，披着粗布麻衣，过着闲读诗书才是当下最美好的事情。

作为大学士明珠之子，纳兰性德在仕途上的起点与韦应物不分伯仲。二十二岁高中进士，后来晋升为一等侍卫。康熙二十二年，随驾巡幸五台山。某日五更时分，词人在美梦中看到一场大雪降临黄花城，欣喜之间披衣而起，《点绛唇·黄花城早望》便一蹴而就：“五夜光寒，照来积雪平于栈。西风何限，自起披衣看。对此茫茫，不觉成长叹。何时旦，晓星欲散，飞起平沙雁。”天色未亮之时“自起披衣看”，锦帽貂裘已顾不得穿好，便匆匆步入雪中，足见词人对这场大雪的喜爱，他虽然“对此茫茫，不觉成长叹”，学者盛冬铃也认为，这首词表达了一种空旷寂寞之感，但就笔者来看，纳兰性德年少有为，平步青云，他在人生巅峰所产生的寂寞之感，常人并不能与之共情。

相较于韦应物和纳兰性德的“披衣”，在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的苏轼，其“披衣”更显出令人折服的乐观与豁达。除了后人熟知的《前赤壁赋》后赤壁赋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外，《黄州春日杂书四绝》是这样写的：“清晓披衣寻杖藜，隔墙已见最繁枝。老人无计酬清雨，夜就寒光读楚辞”。在晨露中披衣拄杖，悠然而行，不需理会勾心斗角和蝇头微利，看看墙外葱茏的树木，读读屈原浪漫的《离骚》，岂不快哉！从苏轼的背影中，从他披着的素衣上，后人看到的是悠然与闲适，读到的是从容与大气。他披出了对政敌无耻构陷、网罗罪名的蔑视，也披出了文人士大夫的风骨和浩然之气。

古代社会交通不便，通讯手段极不发达，加之贩夫走卒流动、客路之人远行和戍边将士出征，因此思乡怀人一直就是文人关注且反复吟咏的主题，由于思念而心生愁绪，辗转反侧，故而“披衣”，便显得合情合理。魏文帝曹丕《杂诗二首其一》中是这样写的：“漫漫秋夜长，烈烈北

风凉。辗转不能寐，披衣起彷徨”“草木鸣何悲，孤雁独南翔。郁郁多悲思，绵绵思故乡”，北风萧瑟，秋夜漫长，草木染悲，孤雁浸愁，这些景象就足够让人凄凉悲怆了，但在天地间，竟然还有一位披衣踟蹰的诗人，在冰凉的夜色中思念牵绊着灵魂的故乡。张九龄罢相后所写的《望月怀远》更是脍炙人口，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情人怨遥夜，竟夕起相思。灭烛怜光满，披衣觉露滋。不堪盈手赠，还寝梦佳期”。此刻，他披的再也不仅仅是一件衣服，而是满身的风尘和无尽的落寞。

还有“黄金榜上，偶失龙头望”的柳永，他时常披衣，时常孤寂，笔者认为，这个以青楼为宿的诗人，承受着巨大的孤独与寂寥，浮萍一般的漂泊和政治上的失意，让他原本就稀少的安全感荡然无存，只能在烟花巷陌和秦楼楚馆中，寻求些许凄惨的慰藉。在《祭天神·叹笑筵歌席轻抛掷》中，他写“念平生、单栖踪迹，多感情怀，到此厌厌，向晓披衣坐”；在《佳人醉·暮景萧萧雨霁》中，他写“冷浸书帷梦断，却披衣重起。临轩砌”。羁旅行役和思乡怀人之感袭来的时候，柳永总是披上沾染着风霜的衣服，一个简单的披衣动作，却道尽了他夜不能寐的无边愁思。在这样的时刻，“披”是他对自我的一种保护，而“衣”也在不知不觉间沾染了尘世的温度和念想。

而“披衣”更为博大深沉的含义，则是丈夫五十功未立的壮志难酬，是山河破碎风飘絮的家国愁思。宋室南渡以后，作为一个关心国家命运而又在政治上屡受打击的词人，刘克庄始终以个人际遇和家国情怀入词，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，其中以《沁园春·梦孚若》为最佳，“饮酣画鼓如雷，谁信被晨鸡轻唤回。叹年光过尽，功名未立；书生老去，机会方来。使李将军，遇高皇帝，万户侯何足道哉！披衣起，但凄凉感旧，慷慨生哀”。或许，愁思万千的词人在披衣的时候，想到战场上旌旗猎猎，想到将军的披风迎风飞扬，而自己，却只能裹紧披在身上的衣服，尽力阻隔大厦将倾的凄凉和故土难收的哀伤。

这件沾染着家国情思的衣服，也披在了数百年后于谦的身上。明代土木堡之变后，主战派的于谦成了京师保卫战的“第一责任人”，在他的带领下，明朝的军队抵挡住了瓦剌的铁蹄，取得了京师保卫战的胜利。《明史》称赞其“忠义心烈，与日月争光”。在《雪霁之夕闻檐溜有声因赋》中，他写道：“人皆愁听客中雨，我独喜闻窗外声。报国常怀丰稔念，关心不是别离情。沾濡最爱滋群品，点滴何妨到五更。倏起披衣成兀坐，焚香读易候天明。”客路之人并不关心儿女情长，而是以报效国家为己任，他所说的“披衣兀坐”是一种想要建功立业的紧迫感，是一份心系天下的责任心，枕戈待旦，披衣而起，是因为于谦对于大明江山深沉到骨子里的热爱。

当然，那些曾经在历史的风云中“披衣”的古人们还有很多，权德舆“独自披衣坐，更深月露寒”，刘辰翁“一笑披衣起”，朱彝尊“殷切临别为披衣，软语虫飞声里”，元代刘崧“永夜不能寐，披衣起彷徨。念我骨肉亲，三年辞故乡”。

纵观这些时常出现在文学中的“披衣”，无不体现着古人的生活情趣和情感状态，而世人也通过这个简单却又内涵丰富的动作，读懂了他们渔樵江渚的闲适，颠沛流离的孤苦，以及忧国忧民的大情怀、大抱负。